

一场黄昏恋 半生积蓄空

“我今年70岁,和老伴儿携手走过43年。去年清明前,她因肺癌离开了我。我的心里空落落的。这时,老同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,我从此便一步步踏入陷阱。”读者王先生说。



老伴儿走后,儿子女儿有忙不完的工作。我一个人守着那套90平方米的老房子,连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
这时候,老同事刘德明出现了。我们得有五六年没联系,他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老伴儿的事,找上了门:“老王啊,理解你,但人得往前看。”头两次我没接话。第三次他掏出手机给我看照片,说是跳舞认识的,姓周,58岁,人老实本分。我摆手说我不想找,他急了:“孩子能天天陪你?我是为你好!”

架不住刘德明的热情,我松了口:“那就见见吧。”小周人很干净,短发烫得整齐,说话轻声细语。她不问我的退休金,只问我胃好不好,睡眠怎么样,说老年人这些最要紧。分别时她说:“王大哥,我不图什么,就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。”

我回去跟孩子们说了,他们非常生气,觉得才一个多月,我就把他们妈妈忘记了。之后孩子们电话少了,周末也不回来。我知道他们怨我,可他们不知道,每个夜里我开着电视才能入睡,不是因为要看,是要听点声。

小周就是这时候走进我生活的。她搬来那天,带了床新棉

被,说老年人怕冷。她给我熬小米粥,陪我散步。有次我半夜胃疼,她给我揉了两个小时。小周从不提她的家人,只说父母在老家,儿子在深圳,忙得很。我说见见,她却总是借口推脱。

认识两个月时,小周拉我去金店。试项链时她对着镜子叹气:“这辈子还没戴过像样的金器。”我心一软,刷了卡。加上耳环戒指,花了六万多元钱。她高兴地挽着我胳膊,说:“老王,你对我真好。”没过多久,她说父亲脑梗住院,急需手术费。接着儿子创业缺启动资金,之后是母亲摔断腿……半年时间,我给了她将近三十万元。

到今年年初,她提起房子。说儿子想在我们这落脚,能不能把房子过户,她出装修费,以后一起住。我犹豫了一下,房子是我和老伴一起买的,过户需要子女签字同意。儿女听说了这事,马上回了家。儿子进屋就把我的存折翻出来,瞪着眼睛问我:“爸,你的钱呢?”我支支吾吾,小周在旁边发了火:“你们做子女的平时不管,现在来查账?”说完拎起包就走,说出去冷静几天。

从此小周再没回来,手机停机,微信拉黑。我找到刘德明,

他眼皮都没抬:“老王,我就是介绍认识,后面的事我哪知道?她就是跳舞搭子,说过几句话而已。”再之后,刘德明不接我电话,微信拉黑了我。

现在我每天坐在家,看着老伴儿的遗像发呆。儿女轮流来看我,沉默地做饭,沉默地收拾。我们之间的裂痕还在,只是他们不再提那件事,我也不提。

前几天整理柜子,翻出刘德明年年轻时送我的钢笔,笔帽上刻着“友谊长存”。我握了很久,最后扔进了垃圾桶。窗外有老人结伴散步,笑声传上来。我把窗户关紧,打开电视,调到最大声。这屋里,总得有点响动。

本报记者 韩璐

主持人的话:

王先生的遭遇,是许多独居老人面临的情感与安全双重困境的缩影。老伴离世,子女忙碌,他渴望温暖与陪伴,却不幸沦为诈骗的目标。所谓“同事牵线”“温柔关怀”,实为利用情感空虚精心设计的骗局。此事警示我们:老年人情感需求亟待关注,子女应给予更多理解与陪伴。同时,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手段日益隐蔽,需加强防范宣传。

H 回音壁

18日稿件《再婚带孙 苦水难咽》讲述读者李女士顾及再婚老伴多年恩情,帮他照顾孙子。可是因为与儿子儿媳的生活习惯迥异,让她感到难以适应。

读者李树发:李女士没必要委屈自己,大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伴。你现在完全适应不了带孙的环境,思想和心理压力都很大,长期熬下去很容易生病,把身体拖垮实在得不偿失。

读者王友明:李女士别再一味委屈妥协了,再婚家庭的和睦从来不是靠单方面牺牲换来的。你可以主动和继子儿媳温和沟通,引导他们主动承担起育儿的主要义务。千万别碍于情面硬撑着付出,晚年生活舒心才是第一位的。

读者贾辅喜:选择再婚是对幸福的勇敢追寻,帮忙带孙辈是对亲情的深情牵挂,这两者其实完全可以和谐共存。只有把二者的关系理顺了,你心里那口“难咽的苦水”,才能慢慢转化成生活的回甘。

读者刘彦:李女士应该先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,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,然后全家人一起商量,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。

韩璐 整理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
连载之 276

牛幸娃说:“是小浩?这怎么可能?”

申力明说:“那年你在嘉峪关三九医院住院,我和杨玉琼在医院陪护你,你岳母经常给你做些好吃的,我去家里取,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小浩,小浩当时还是个中学生,活泼可爱,老缠着我问这问那,还把写的诗送给我看。因此,我不仅认识她,还认识她的笔迹。写给阎芳州和王玉波信封上的笔迹,我一看就知是小浩写的,真真亮亮的,再一看落款地址是嘉峪关市酒钢冶金技术学校,我就确定无疑了。”

牛幸娃信了申力明的话,交

代他不要给任何人说,装得像无事人一样,待自己找杨玉琼了解了解情况再做定夺。

牛幸娃打电话给杨玉琼,说自己晚上回家吃饭,杨玉琼嘴里说“稀客呀”,似乎表示不满,但下班后还是回家做了两个菜,把自己也捋饬了一番。自从上次“闹离婚”和好,两人夫妻感情不错。牛幸娃接受教训,对杨玉琼有了更多的尊重;杨玉琼也体谅牛幸娃的事业心,以及为三山岛金矿建设付出的辛劳,两人似乎比以前关系更密切了。

牛幸娃晚上回到家,吃了杨玉琼炒的菜,喝了杨玉琼烫的酒,但他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,匆匆吃完喝完,两口子就上了床。多少天没在一起那个了,真个是山呼海啸,被翻红浪,尽情发泄一番。弄完事,牛幸娃这一次不像以前那样呼呼大睡酣然入梦,而是点了一支烟,

美美吸一口,靠着被子和杨玉琼扯开了“闲篇”。

牛幸娃说:“玉琼,咱家小浩今年多大了?从酒钢冶金学校快毕业了吧?找没找对象呀?”

牛幸娃的温柔,把杨玉琼吓了一跳,这老牛从来都是大声粗语的,今天怎么细法起来了?同时也很感动,看来老牛知道疼人了,知道关心她家里的事。杨玉琼有时感到受冷落,更没有期望老牛能去关照帮助她家里人。就是老牛想转业,还是杨玉琼父母找人帮助安排的呢。算了,不想这些事了,一想到这些事情心就堵,就想起了为此闹离婚的过往。“过往之事永不再提”,有句戏文是这么唱的,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,把眼前的日子过好,比啥都强。

杨玉琼说:“这死妮子长大了,越来越不听话了,找对象的事,我说过她,她怎么都不听。我说不能

脚踩两只船,她说她要引入竞争机制;我说无论如何不能同时追求两个男人,她说我不同时追求两个男人可以,但我有写信的自由吧?公民有言论自由、通信自由,我可以给天下所有的男人写信吧?你看看,像什么话?”

牛幸娃问:“具体是怎么回事?”

杨玉琼说:“那年王玉波去接余秀英母子来三山岛随军,你让他给小浩带去一套女式军装,王玉波去了家里,小浩帮他订返程车票,一来二往就熟识了,两人就通过书信谈起恋爱了。对她的事我并不知情,看阎芳州老是单着,也不是那么一回事,就提出把小浩介绍给他,征得他同意后,我就给小浩写了信,当时并不知道小浩在和王玉波处对象。”

待续